

砥

齋

集

砥齋集卷之二跋

華山王

砥齋

書郭亂伯藏華嶽碑後

漢籀之失也久矣衡山尚不辨自餘可知蓋辨之自
亂伯先生始先生藏古帖甚富華嶽碑海內寥寥不
數本此本風骨秀偉鋒芒如新尤爲罕觀先生寶之
有以也先生於書法四體各臻妙其倡明漢魏當與
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或云先生豈能作哉能述

耳嗚呼秦漢而後詎惟作者難正善述者不易也

爲陳冷雲書桃源詩記跋

桃源人爲隱不爲仙蘇子瞻辨之矣然不可見之之
云隱隱何負於仙哉隱不可見矣武陵之漁者能至
其居而太守不得其路則漁者無心入之而太守有
心遇之也余友陳冷雲無心人也素嗜其文間索余
書以爲時一把玩如睹桃源嘻太守失之目前而冷
雲索之紙上乎是將無貽有心之誚不然身隱焉文
陶公之詩記且贅如其高臥羲皇則舉足而遊寓目

而視焉往而不桃源也而又奚以善爲聊識之以告
後之問津者

書太極圖說後壽湯荆岷兵憲

冬十月廿日今兵憲湯公覽揆之辰草茅下士無以爲壽乃書周元公太極圖說一通以請正焉蓋弘撰不學常妄有言云無極太極之辨象山爲長格物致知之論考亭爲是公學之宗也其必有以教之昔明道常言不學便老而衰公篤於學矣而弘撰仍以學進此所謂不老不衰之道乃弘撰所以爲壽也

劉福菴封翁八十詩跋

代

介山之側代有異人焉史籍所載享耄期之齡出入將相五十餘年而天下望之以爲在神仙中者則寬夫文公其人也豈非龐鴻宕冥山川靈氣毓傑篤材故受性惟貞然乎以某觀於今福庵劉太翁輒弗勝咨咨歎慕之懷焉翁夙負至性敦彝倫躬救度冲和雍穆而雅好問學傳濂洛關閩之秘爲文章法先秦兩漢尤重然諾周急恤難千里慕義春秋八十矣優游頤養猶日誦睿武自儆之什此豈司命所能制

其算耶。天子修老更之禮，令有司上年耆行修者，執爵而饋執爵而酌，舍翁其誰與歸翁有子竹堂公爲京兆司理德洽平反方著勲庸於時崇階峻秩在指顧間某屬在下吏嘗奉教於公有非分之遇其偉才碩抱誠未易測今而知過庭之訓蓋得之翁者深也。猶與天之報人有道文公於其身而翁於其子勢雖殊而道同豈有間焉夫執天下之平民而稱無宛者非定國之遺風乎則行且有高大翁之門者某不

存身集
後竊拭目俟之矣嘉平望日爲翁嶽降之辰某問齒
於華下諸子得人十有二詩如之得序一得壽八
圖陵松栢之祝焉而某爲跋其後如右

書劉孝子冊後

廬墓古也割肱非古也世衰教微人惟名是矜雖修
身養志之士非廬墓割肱不以孝稱而所稱爲孝子
者舍廬墓割肱外或無他可述淫僻邪畸間有之矣
然驚詫鄰里爲有司旌門榮身之本二者之中割肱

實甚而世顧尤以爲難君子非之以爲毀親之遺體
不恤天倫之間有市心焉昔高皇帝著令常禁之
而習者接踵不絕卽予所見數輩察其素履有於孝
無與者吁可歎哉庚子冬余抱病草堂張子白石來
訪持一冊命予書劉孝子事謂其修德樂善達禪理
精神珙韻學事親孝親喪廬墓六年故稱劉孝子云
問其名曰誥問其字曰謹玄問曾割肱否曰否余喜
曰古之道也劉子之行不苟矣是可書也遂伏枕識

之以示來者知予雖不到肱亦可以孝自見也

書李岸翁閨七夕詞後

填詞一道語以本色爲尙沂東碧山蒼疎悲壯之槩
日無古今自是大江東去一派然楊柳外曉風殘月
終屬當行家故柘湖論元人曲獨輸心於儷梅香以
此河濱沉酣經史尤精詣內典具經濟之略而不逢
時晚乃游戲於斯間有所作聲韻穩貼縱橫合拍無
所借觀吾鄉作者康王而後今在河濱矣閨七夕新

水介一闕慷慨淒楚何其音之悲也予劉覽數四而
歎河濱所寄又寧獨在區區文藝之間耶辛丑秋日
山史書

書臨立祕塔帖後

書法鍾王尙矣繼莫妙於顏柳要其忠義正直之氣
溢於筆墨之際今人舍顏柳不學而學吳興無怪乎
世道之日下也辛丑秋日寓長安與李岸翁共晨夕
間論及此岸翁深以爲然高陵郭子雲瞻有道君子

也嘗讀書於予、因書以貽之、雲瞻與田雲崖居相近、又同志、倘過汲古閣、并可攜以示雪崖也。

唐榻金剛經跋

金剛經世傳絕少、此渭上太宗伯南子興先生故物也、云得自壽州朱汝修、大亂之後、南氏所藏書畫蕩然、唯此與顏魯公送劉太冲序真跡得存、宗伯之孫鼎甫博雅能文、而慷慨好義、素與予善、嘗以示予、後鼎甫司理柳州、二物爲一、孝廉借觀、久之未復、及遷

河間郡丞中丞王公夙聞其名固求之鼎甫道人取
之孝廉家時孝廉已幼其子以孝廉生時所得別本
與魯公真跡付之鼎甫不疑倉卒致之中丞故真本
乃得畱按興唐寺見於集古錄而不言金剛經所謂
石經乃八分書今此經後云以八分易誤故集王書
始合獨所紀爲讚者姓名不同墨池篇止載其目而
格古要論乃以爲懷仁集石在雁塔下則謬矣予細
觀筆勢神采煥發其媲美聖教遠勝吳將軍爲希世

之珍無疑然似一手所書非集也卷末題識小楷復
精絕固當是唐參軍所爲耳與唐寺卽岡極寺予嘗
特往其地旁皇四求頽垣衰草唯石佛一尊長丈餘
臥於故址而已一二老僧不知文義詢之青門故老
亦絕無有能言之者蓋石之毀久矣自宋以來諸君
手皆聞之而未睹故語率不確近閱董思白容臺集
中言新都吳周生曾以連城購之重摹上石而燕京
黃氏亦有刻本然去斯千里矣

宋搨聖教序跋

咸林有孝廉爲逆闖勒仕作中舍者隨之犯闕於
內閣几上得此本攜之歸無幾孝廉歿歸之吾友東
雲雖復歸之孝廉之族又歸之吳氏或購之貽予完
賁江東趙子一見識之曰此范質公先生故物也嗚
呼三月十九日之變先生以身徇難大節凜凜今對
此本先生靈爽倘或憑之撫摩之手痕宛然予初欲
盡付裝潢聞斯言遂止觀董文敏跋知舊爲陸文裕

所藏前此不具論自甲申以來不三十年間易其
者數矣宰相不能保而予以山林之人有之爲之
然太息俯仰今昔又不覺下新亭之淚耳

與原稿
異

九成宮醴泉銘跋

此大宗伯南玄象先生所藏云朱汝修物也後有黎
惟敬跋當時以爲天下第一本汝修旣歿遺書散亡
宗伯以三十千得之舍人子語載郭胤伯金石史中
東雲雛得之南氏余近得之雲雛令嗣名蹟流轉取

玩目前莫知其後也

書宋元人畫冊後

戊申秋七月余將有事於燕趙道經滎餘與戴子楓
仲爲傾蓋交酒間出所藏宋元人畫冊屬題問初收
無慮數百幅積十有餘年而擇之以存者歷如此亦
不易矣夫畫書之流而藝之微者也昔人以之澄懷
觀道戴子博學好古又與傅青主先生及壽髦輩遊
故鑒賞之精有如然犀非他好事者比也天下倜儻

高妙之士不得於時其志鬱而莫申類有所寓戴子
其然乎白露既下旅鴈初飛登丹楓之閣而遠攬鍾
阜在其南燕山在其北而漸近則傅氏之霜紅龕在
焉西瞻二華真源可問其下卽予之所爲蔽風雨也
日月沉暉雲霞寡色危淨墜心始置是事

泉帖跋

世以泉潭絳汝爲淳化之子而泉實爲之冠或右絳
者始過汝無足言潭則朱子目爲極可笑者絳亦失

之太瘦淳化固以豐穰爲貴耳泉之版在前代闡取
入大內不知所終故舊搨艱得此本西蜀楊用修故
物流傳有據司馬賈公得之以示坐客客或謂卽淳
化子按淳化中宋太宗命侍書王著臨搨御府所藏
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卷首有臣王著模四字人但
知卷末之有篆題而不知此故辨真贗者亦恃爲一
証又當時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其黑如漆今本
不然予不能妄爲附會也

書文衡山花鳥冊後

文待詔花鳥八幅婁江王文肅公寄馮翊馬文莊公
若文肅文莊主試時所取士也師弟相與有古人之
風予次女歸馬氏卽文莊後嘗以是爲予壽戊申秋
日攜之入都重付裝潢馬氏藏文肅書牘數十中有
一札卽致此畫者予并求之今附於其後待詔畫蒼
而韻文肅書亦雅秀名臣高士之蹟皆足尚也

○頽上黃庭蘭亭跋

此類上黃庭蘭亭也。董文敏謂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宋南宮所摹入石者。以其筆法相似耳。今觀此本信然。咸寧尹黃升耳。類上人。予嘗問之云。吳石類玉爲好事者竊割始盡舊搨。今不可復得。此本則予得之晉中故家。

題顧進之劍閣圖

予舊藏有李唐巴江雪連圖。出盡山川險阻之形。人商勞頓之狀。王弼州題跋謂今天子見之。應爲選方

惻然軫念蓋畫之非徒作者故比之文章苟其無裨
世道雖工奚益予觀此卷意始近之而位置皴染得
古人遺法又其餘事耳

題吳仲圭山水卷

元季高人多隱於畫仲圭嘗自題墓曰梅花和尚後
值大亂以和尚墓獨全其智亦足多矣仲圭畫法畫
巨此卷老筆紛披鬱森蒼秀真合在也

王阮亭藏王雅宜字卷跋

三百年書家世咸推枝山衡山爲最其次無如雅宜
予數見遺跡結體運意頗取態者今觀此卷殊不爾
古人蘊藝固不可測耶阮亭於書得老宗家法外拓
特勝以視此卷不啻過之而珍賞不置蓋善於取益
爲學之道當如是耳

題沈石田秋實圖

白石翁秋實圖一卷共計四幅朱仲宗湖石館所藏
也卷首有來陽伯題字亂後題之郭宛委爲友人分

石渠二
割予得其二重付裝潢游戲之筆迥出天機故足珍也

高氏高會規矩卷跋

高念祖佑鉏輯其先世遺跡裝潢成卷奉以爲訓四方之遊輒攜巾笥已酉夏同客都門出以相示蓋立身行政治生爲學之道具見於中而世風之隆替人情之淳漓亦因之可徵顧予尤所歎惋者明水先生以營建藩府之役卒致畢命東市今觀與弟賓之書

有懸崖面壁云云神明整暇其自得厚深而與戴友石札則先生之寃已自預言之有無俟後日之辨而明者嗚呼士君子處心無媿禍福固所不計而聖人在上猶有失刑如此則可以爲國事之惜矣

書高寓公手跡卷後

寓公先生以庚辰登南宮第時予已學爲文章顧未獲負笈問業無幾有甲申之變先生悲憤以死今觀遺跡其爲學砥行之概著於言表而書法亦別有蕭

散之致風微如在遐想慨然

題王雨公華山圖冊

華山故無圖有之自江東王安道始王元美稱其得
馬夏風格陸叔平云遂接宋人不似勝國弱腕乃自
爲臨之以意相甲乙雖未獲寓目其致可想見吾宗
兄雨公胸中富丘壑於甲辰之夏挾冊登絕頂徧探
諸峰之勝處處志之歸爲圖二十四幀又別爲八幀
山巒草樹水石徑棧以及殿閣茅茨無一不肖而清

秀潤瞻露漪鬱橫看側看遂使崑山真面目歷歷
露之進何似然以私度之正恐有積薪之歎耳

○十七帖跋

唐摹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爲佳。宋時魏泰家有硬黃
本。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此本。正唐刻也。筆鋒迥異。
非後人可及。

題品泉圖

品泉圖氣韻秀潤位置皴染皆有法舊有董宗伯題
論之頗詳云是趙文敏得意筆書法復精善故陳徵
君有同觀之語甲申亂後爲人割取璧分劍析殊可
恨而櫝去珠存亦尙足喜也因重付裝潢而識之

題李長蘅小景

雲林畫以幽淡爲宗長蘅此册雖未入室而筆墨簡
遠得其遺意也

予生於壬戌中秋長蘅寫此在是歲之冬蓋與予齊

年俯仰今昔不覺慨然戊申秋山史再書

三兄遺札跋

予三兄雲隱先生於讀書學道之餘頗留心墨翰雖規模古人而得之天授者多此其隨筆殘札所謂不經意之書從予宣裝潢珍藏請予題其後志殊可取予搦管泫然不禁人琴之痛而宜也誠無忘其親則事尚有進於是者其亦知之乎

聖教序初斷本跋

予嘗得王季安清華閣聖教序。初斷本。郭宛委定爲
百年前物。有跋語載金石史中。浙江朱子葆丞賞之。
謂與所見未斷本無異。後子葆將歸。遂以贈別。今復
得此本。視彼不啻弈弈過之。所稱煥若神明。頓還舊
觀。書以示輔兒。使珍藏焉。庚戌秋七月朔。山翁識。

季安本前有方以智、楊鶴、范文光題語。後有郭
宗昌、王振奇、張民表、來復、王鐸、溫白知、梁爾升、
來恒、朱懷、朱誼、泮徐如翰、朱懷照、孫國教、陸

敬滋張學會劉廷標薛霖伍揭南若益釋惟熙
如應題語鋒芒畢具亦曾與一未斷本較優劣
不分蓋搦手有工拙耳附識於此列各以題語
前後字

題周元亮藏畫雲柳

予爰太原傅青主徵君會作一圖與此致同微異者
帶月影耳其放而愈收亂而愈整亦是自白石翁得
來今對此不勝春樹暮雲之思

趙元朔藏董文敏手札跋

文敏嘗云詩文書畫少而工者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其素所經營可知矣元朔藏此札腕力微弱而清淑之氣迎人眉宇

吳北魚藏蘭亭跋

蘭亭昔尊定武今崇頰上此似從豫章本摹刻者與今東陽本同出而小異頰上特以骨勝頰其石已毀今著名者更有上黨本狀遠出其下

吳北魚藏聖教序跋

懷仁集右軍帖骨氣洞達爲百代快楷今其未斷本
價重連城不可易得此本乃初斷者鋒芒如新未改
舊觀

龔雅生藏戒壇帖跋

吾鄉有北海雲麾碑今剝蝕不可復睹此戒壇帖尤
覺道健雅生珍之有以也

倪夫人繡譜跋

倪夫人婺郡之禮宗也苦節嚴寒玉而以詩文書畫

寄之死靡他之心斯其刺繡一種駕管軼顧雖古之
針神奚加焉嗚呼德而才若此微獨東南閨秀所不
逮抑天下之爲丈夫者可以媿矣

題何氏墓圖

予昔曾爲堪輿之說頗信之旣觀毘陵有云作善降
慶作不善降殃儒者之論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
天道之遠也今欲以一坏土定百世之吉凶亦荒矣
然孝子之情有不能已者故不可不慎也何氏卜宅

兆意在此而不在彼予是以樂書之

題李紫庭藏左青岱畫美人

昔過昭餘坐丹楓閣觀宋元人畫冊內有梧桐美人
一幅工細之中饒超逸之致歎古人之奇絕青岱此
幅雖未能及而雅範猶存亦爾時之翹楚也青岱既
物紫庭念之不忘以無暑欵恐其久而或湮屬予識
之紫庭篤故舊之義嘗爲予言青岱爲人樸而文不
染世法使永其年必有所就而惜乎天奪之早予擬

管戚戚重有所感又不獨以丹青之故也

天下名山圖跋

天下名山圖爲元亨利貞四冊宋徽宗之所集也每冊有自序而其臣蔡攸每幅爲之標題蓋自漢晉以來之能畫者莫不備焉而其畫者所自署之款書間不類予竊定爲畫院諸人所臨摹而成者也吳興吳文彥有云御題畫真僞相雜往往有當時名手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真卽此益可知予

言之有徵矣壬子冬從侯蓮撤侍御處得一寓目其
位置皴染出於意表有非述世丹青之士所可辨者
爲之低徊不能去嗚呼徽宗庸主而蔡攸奸邪小人
也宋室顛覆實皆繇之其君臣上下之際本不足道
而此冊流傳人間歷數百年使求之者購以兼金藏
之者襲以文錦見之者歡欣讚歎如得未曾有頃忘
其亡國之耻而追想其風雅文采之致至與商周先
王之彝鼎等重狀則畫雖小道其亦何可忽也哉

題爛柯圖

嗚呼修短有命同歸於盡衍短爲修其實仍短盧生
黃梁是也縮修爲短其修安在王質爛柯其狀乎觀
斯圖者亦可以憬狀而悟矣

書王文安題畫石冊後

予仲兄舊藏石齋先生雪石一幀蕭淡奇崛致足佳
也惜失之兵火王文安在舉下嘗言平生推服唯石齋
一人其餘無所讓遐想風徽令人有不及見紫芝之

恨若文安學問才藝皆一不減趙承旨特所少者蘊藉耳偶因觀此冊而漫及之

東陽蘭亭跋

蘭亭舊石自薛紹彭竊去以他石刊之今所傳定武本遂爲極致得之者不啻球璧矣劉後邨云婺州倅廳本前輩有評其定武典刑石初裂爲三號三段石本亦名梅花本後裂爲五此東陽本亦碎石見存無恙而字之肥瘦合度風骨秀逸當在諸本之上東陽

隸婺州宜有緣飭其說者而其里人相傳爲宣德間
何士英作兩淮鹽運使得之淮南井中一石刻肥瘠
兩本今止存其一亦未詳其何故也

又

蘭亭今共推穎上爲最而予獨取國子監本茲東陽
本雖晚出似有積薪之美若上黨本未免失之媚不
堪伯仲予家藏有定武舊本是五字未損者故於此
稍能辨之

孔季將碑跋

郭徵君以韓叔節碑爲漢八分第一予諦觀之樸雅
有條屑以其時古耳書者似不經意出之此碑結構
用筆自是當時名手所爲不異楷行之有鍾王也然
挺拔瓌偉遂開唐人一派漸致肉勝之弊要非宋元
人所能夢見也

孔季將碑陰跋

漢碑陰無額獨此有篆門生故吏名五大字其人

前碑所云陟山采石勒銘宗後者也書法視前碑微
異當別是一手與史伯時碑正堪伯仲按洪丞相隸
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曰弟子次相傳授曰門
生未窳曰門童總稱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掾屬曰
故吏古籍曰故民非吏非民曰處士素非所蒞曰義
士義民此所載名共六十二人郭徵君作金石史以
楊用修金石古文謂四十二人爲疑予考其書云門
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

五與六十二人合徵君特觀其上句而未之省乃
互疑用修之誤蓋臨文不可易如此

宥字季將碑文明甚無可疑者歐陽公於季將
下注一作秀特門生故吏六十二人此外無餘
地公云碑殘缺其姓名邑里僅可見者纔六十
二人又釋戟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公於故
吏故民弟子旣皆析言乃獨畧其門童而云門
生四十三人凡此當繇公得之舊聞未目睹此

碑故耳山史識

聖教碑跋

聖教碑文皇製序高宗述記後附心經懷仁集王右軍書摹搨入神故傳爲百代模楷論者因碑後有潤色字疑經于志寧諸人手不無失真不知此爲玄奘譯經言耳王弼州辨之已詳黃長睿謂碑中字與所見石軍遺蹟纖微克肖然則偏傍湊合小小展縮之訛亦安足云也咸林郭徵君稱此碑爲右軍石刻中

第一諸帖皆相絕千里予觀唐諸家書其原蓋皆出於此彼乃有院體之目豈可以里婦之贖而罪西子乎或謂今之學書者南人多宗蘭亭北人多宗此碑蘭亭雖右軍得意之筆顧真蹟久泯世所傳刻其視此碑秀姿略同骨氣蒼勁洞達則正不逮耳此本楷墨俱古神采煥然的屬宋榻裝裱乃內府式舊錦如新非尋常士大夫家流傳者比真可寶也

題趙千里水仙真蹟

此綽約如處子手持連花騎飛龍超山海而過者有
凌厲太空一息千里之勢蓋宋趙千里筆其匠意傳
神自非後人所可倣而及也舊藏內府上標官字十
三號亂後予得之一老閩顧歲久絹損每展視輒爲
心惻戊申冬日攜入都求名手裝潢始復完好然營
營於中者十年所矣將視古之雲煙過眼者不有愧
乎書已憊然者久之

予見其數碑未斷本多矣當以予所藏碑文
第一而次則南司空本也司空本後歸東孝廉孫爲
一碑尹以善價購去遂不復睹此本出東陽趙氏精
矣如新視彼不啻過之乃石城公壬午歲主試吾鄉
時所得今歸之吾姻友吳君六翮六翮卽石城公是
歲所取士也博雅能文行誼最高此本可謂得所主
矣夫以秦越相去幾四千里兵戈喪亂之後經三十
餘年而流傳因緣宛如師弟授受者然豈所謂神物

知歸也邪書以恚喜

武舍和碑跋

漢武舍和碑當是靈帝時物自宋歐陽公已謂其文字殘缺不見卒葬年月及氏族所出都大僕云家有藏本殘缺與歐公同而以隸釋所載謂君卽吳郡府卿之中子燉煌長史之次弟乃其氏族所出歐公特未之知耳予按此碑文極簡不書卒葬年月古碑多有之而集古錄所記其文至遭疾隕靈止下文悉無

故謂不見氏族所出卽太僕所云又據之隸釋亦似未暗全碑也今觀此本雖殘缺如故而首尾具有其文之可見者反多於二公時是可異也至其書法亦自古逸大約與史伯時乙少卿碑同體獨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陰文凸起則他碑所無耳

書晦菴題跋後

朱子嘗留心書畫此題跋三卷持論極正不作道學

門面語其跋陳光澤家藏東坡竹石云東坡老人英
秀後凋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跋
張以道家藏東坡枯木竹石云出於一時滑稽詼笑
之餘初不經意而其傲風霆閱古今之氣猶足以想
見其人跋與林子中帖云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乃
爲刻石常平司西齋蓋於東坡三致意焉世獨知朱
子論學排擊東坡而不知其贊美景仰固如此予故
特著之古道漸衰流風日下後之講學者獨傳得排

擊法耳豈不可歎

書鄉飲酒碑後

漢隸古雅雄逸有自然韻度魏稍變以方整乏其蘊藉唐人規模之而結體運筆失之矜滯去漢人不衫不履之致已遠降至宋元古法益亡乃有妄立細肚蠶蠶頭燕尾鰲鈎長椽蠱雁棗核四楞闊遊鶯鏡鎌釘尖諸名色者粗俗不入格太可笑獨怪衡山宏博之學精遠之識而亦不辨此何也此碑爲洪武六年

蘇州大守魏公行鄉飲酒禮王龜撰文至嘉靖二十
二年王廷立石其老人周壽誼生於宋景定中歷元
百年至是蓋百有十歲矣盛世養老尊前之風與太
守之賢老人之壽後輩彰顯前人之美皆有足感者
故存之

書藤陰劄記後

藤陰劄記北平孫少宰退谷所著中措擊王文成特
甚因文成以及陸子皆非公論退谷少受知於馮恭

定恭定之學與文成少異。退谷一力攻文成者。尊恭定也。然恭定集中數稱文成致。屈知。洩千載聖學之祕。有功於吾道甚大。獨所辨者無善無惡之說耳。義正詞平。真儒有得之言。自是不同。退谷未免失之厲矣。至論元儒右許文正。而左劉文靖。尤有微旨。予知之。而不欲言也。

書志川草訣歌

志川於書道天分不高。而用功多。不作趕趕之態。少

存晉人遺風此草訣歌其得意之筆也至謂出自右軍猶在然疑間追思杜陵詩學大成之喻爲之一矇

吳將軍碑跋

此碑萬歷間始傳於世石已破碎文不可句讀而年代姓名字獨存吳文大雅藉以有聞幸矣然予於此益歎懷仁爲文憲功臣也

魏勸進碑跋

勸進碑或謂梁鶴書或謂鍾繇書俱無的據書法視

漢小變風格皆所不逮王弇州以方整寡情爲漢法
予謂正魏法耳此碑爲鵠書與否不可知以繇楷書
推之似非其手也

又

此碑傳魏君臣奸僞之跡益彰王弇州云以太傅手
腕使書前後出師表刻之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相照
映哉言之雅馴勝於怒罵學者爲文不當如是耶

顏魯公奉使題字跋

歐陽文忠公跋公殘碑有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
端嚴尊重使人畏而愛之雖其殘缺不忍棄也此公
使李希烈時書靖康初唐重爲勒石於蒲者其云人
心無路見時事只天知對之令人慨想當年幾欲泣
下裴濱什襲又寧獨玩其書法而已哉

郭徵君藏歐陽率更醴泉銘跋

率更書出大令體方筆圓故徵君亟稱之此本其所
最珍者與所云宗伯本先後皆歸予而予有疑於徵

君之言狀非爲宗伯左袒也至所自書分法直逼漢人不知有魏無論唐宋王盟津嘗稱爲三百年第一手今觀之益信也

褚河南書聖教序記慈恩碑跋

褚公書聖教序記勒碑慈恩寺浮圖結體用筆婉麗秀穎令人有餘思所謂瑤臺青瑣宿暎春林嬋娟美女不勝羅綺者也而王弇州以爲輕弱不足言蓋其胷中先爲同州本所據故耳予按慈恩公所自書刻

石者同州乃摹刻郭徵君謂同州饒骨慈恩饒韻而
同州尤有墜石驚電之勢其言自不可易如弇州軒
輟則過矣

褚河南書聖教序記同州碑跋

此褚公書聖教序記刻之同州倅廳者與慈恩本大
小略同而肥瘦少異郭徵君援昔人臨蘭亭故事疑
二碑皆非公手書胡必習褚者摹慈恩習歐者摹同

州故各具其氣韻狀摹與臨有分公卒於顯慶

三年生不及龍朔今觀所署年月諸字與序記如出一手何所從摹耶後又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一字應屬他人補書予細察此碑體勢大約與慈恩不殊而稍劑以嚴重故後之論者有出藍之歎正使摹刻皆如此亦復何恨

自書素書跋

史載黃石公圯上授張子房書世不傳或以三畧當之者既誤而宋張天覺云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

枕中獲素書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字卽此其真
贗亦在狀疑間狀其言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而
切要平實開引較易故足錄也夫談地上之事者謂
必有神奇祕密之術而抑知其所言如此不可以止
世之語怪者邪

自書陶詩跋寄陳階六大參

楚州陳階六先生爲吾鄉大參嘗有劄來徵予書久
未應長夏事偶錄此卷陶公高風亮節千古寒二

蘇文忠謂唯其真也每讀遺集翰墨之外別有頓悟
及更取他集讀之便如嚼蠟此豈可以貌爲力強耶
階六抱經濟之畧方樹勲庸於時而山水文章之娛
視疇昔有加焉知其於陶公必有合也

書三十六峯賦後

三十六峯賦嵩高令樓昇賦少室者參寥書大得坡
公偃筆遺意而弁州謂爲坡公書豈所見別是一本
耶乃并以賦爲坡公作何也

顏魯公爭坐位帖跋

爭坐位帖。魯公稿書耳。王弇州稱其無一筆不作晉法。所謂無意而文從容中道者。都玄敬似以草草易之。何也。董文敏言其家有宋榻。精好因摹。入戲鴻堂。帖而不足於陝刻。予嘗取而較之。董刻雖點畫分明。神采都亡。其不及陝刻遠甚。人苦不自知。文敏慧人。乃亦爾爾耶。

書李北海海雲庵將軍碑後

雲摩碑在蒲城學堂中刻蝕而存者法猶可尋予往於
燕市見肩鄉刻本僅得其形似耳乃朱秉器反以蒲
城者爲趙文敏所臨不特考據失實亦豈知書者哉
米元章書方圓菴記跋

天竺辨才建方圓菴守一爲記米海岳愛而書之陸
文裕曾有題云前數行磨滅不知何人補之今觀此
刻乃全文而前後自是一手無跡可尋較海岳他書
有藏鋒斂鐫之美幾入晉人之室矣狀海岳晚年自

言其書無一點右軍俗氣顧易王略帖作據船入水
態所居齋又以寶晉名之則何也

爭坐位帖跋

米元章重顏魯公行書而不重真書董文敏云歐虞
褚薛之書各有門庭學之不深亦得髣髴惟顏魯公
行書了無定法此其故殊可參尋今之學公書者獨
效其觚稜斬截乃鈍漢也爭坐位帖與祭姪文同法
天真爛然於二王神契故當出唐諸家之上

聖教碑跋

予見聖教碑凡數十本初以南大司空本爲第一後得陸文裕本直爽爽過之司空本歸東孝廉雲鄒攜遊八浙爲錢塘尹以白金六十星購去文裕本尙在予歎月樓中此本鋒芒具存神采煥然正堪媲美而有補綴數字至其斷文則却無一闕者尤物難得未可爲不知者道也

書易經傳後

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也各自爲卷初無傳字費直以彖象釋經加一傳字附於卦後鄭元王弼宗之又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於經而繫辭以後如舊是爲今易程子易傳從之晁說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合古文者也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上經一下經二傳十卷彖上傳一象

行既非全書且又不依呂氏本而依鄭王本并失朱
子之舊矣國家頒於學宮以此取士著爲令甲而疎
誤若此歷三百年卒無有能正之者何也且今之尊
程子者爲其著書立言有輔翼聖經之功而於其生
平所最單心之易傳乃置之如遺豈不可慨耶

書錢牧齋湯臨川文集序後

弇州黷義仍之名先往造門有古人之風焉義仍不
與相見過矣云盡出其所評抹弇州集散置几案預

出之以度弇州之至耶抑延弇州至堂而後出之耶
其述事似飾而未確弇州信手緝閱掩卷而去卒不
聞有他言以復此弇州之弘而亦足以見義仍之能
矣予聞弇州君子也太倉人至今稱其德不衰卽爲
文不合亦未矣爲義仍者當因其來而與之歡然相
接以徐致其切磋之義乃處之若此無亦失禮甚乎
予謂牧齋欲訾弇州而適著其美而其譽義仍也君
子以爲猶詆也

書天隱子後

天隱子八篇言神仙之事而叟於易簡其漸門有五
曰齋戒安處存想坐忘神解亦皆修身養心實功未
乃援二氏而一之言易言道德言真如而仍復歸之
神仙其說近於儒而不純狀無彼奇詭誕異之談可
馬承禎子微謂得之王屋山序而刻之附以口訣云
誦其書三年恍然有悟又三年覺身心閑而名利淡
又三年天隱子出焉夫云天隱子出焉者何自而出

此其爲子微之自託也明矣故蘇子瞻水龍吟詞云
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
士龍蟠鳳舉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胡璉作
跋引此詞謂觀此則此書當是子微所著而宋景濂
亦謂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
相表裏疑卽其人然則洪興祖所謂承禎得天隱子
之學者別無所徵亦臆說也

書張子孔氏三世出妻辨後

世傳孔氏三世出妻蓋實本檀弓所載孔氏不喪出
母自子思始之說其詳不可考置之勿論可也張世
經曰出母者所生之母也其曰不喪出母卽孟氏所
謂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日之喪是也蓋
嫡母在堂屈于禮而不獲自盡故不得爲三年之喪
耳其曰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則
不爲白也母夫所云不爲伋也妻者蓋妾是也意者
白爲子思之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終三年之喪故

曰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予按張子以出之
爲言生也似也然聖賢生卒非如他事可以臆斷今
以出妻爲不白之寃乃無所徵信而坐以妾出可乎
雖人之賢不賢不視嫡庶爲重輕而欲諱出妻遂致
易母無亦悖且誣之甚與予恐學者驟喜其言之新
奇而使賢者不得其母非細故也特書以正之

題王太常煙客畫卷

畫一藝耳古人以之澄懷觀道予素頗好之謂不可
與他玩好之物等視婁江王煙客先生學道之餘留
心畫理昔與先司馬交好京師嘗爲寫山水大幅今
猶藏在山齋珍同拱璧重光作蠶之夏舟次鴛湖訪
故人朱子葆獲觀此卷其位置皴染法猶可尋而氣
韻超逸不在筆墨之外者弗可迹求當是其平生最
得意之作廣陵散絕欲不謂之至寶不可讀子葆識

記知其得之粵中爲何香山故物以相國之貴且兼
爲之子顧不能長有之雖世變使然而過眼煙雲古
今同慨裊裊江樓風景不異反復遺跡典型已遙因
題數語又不覺百感之交集也

大觀齋跋

世好蓄帖率以淳化爲最蓋謂其爲帖之祖耳其實
大觀較勝蔡氏父子人不足言論書當在王侍書之
上故弇州觀大觀尤貴重戊申予在都門適孫北海
少宰以可出帖出之泰興季氏獲值千金後見予無
稱大觀而性淳化予知其意雖以解嘲然言亦足徵
也因出示其所藏者云初得僅六卷繼得三卷一爲
山左姜太史所贖云以錢二百文得之市上一以數

十金得之。其收藏家皆係元本。延津劍合固大奇。其
額尙缺一卷。宜川劉石生嘗以其兄客生舊本售之。
陳祺公憲副祺公殉其家。復售之張又南。廷尉今見
在廷尉所。此本蓋內府物。亂後落在民間者。旁有金
筆釋文。但破損不復可展。辛酉秋携至吳門。重付裝
潢。始得完好。中頗有蟲蝕痕。而幸不傷字。與劉氏本
止在伯仲之間。故識而藏之。